

## 网络艳遇深藏“桃色陷阱”

◎阿维

南通60岁的老李虽然有家庭，却过得像个单身汉。他的老伴常年在女儿家带外孙，难得回来一次。虽然女儿三番五次喊老李一起去外地住，可老李不愿意。老李说：“你们城里巴掌大的地方，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还好花甲之年的老李也不算太老，手机玩得溜溜的。在无聊的时候，刷刷手机，小半天过得也不算慢。

一天，老李的好友请求中出现了一个陌生人，头像上的女子白白的皮肤、红红的嘴唇，看起来鲜嫩水灵；名字也好听，叫“红唇对烈酒”。老李很痛快地通过了请求，和这个“红唇对烈酒”闲聊起来。

“红唇对烈酒”是个单身，据她说丈夫早年发生意外去世了，她一个人在上海生活，也挺寂寞挺无聊。老李很快和她产生了情感共鸣，主动向对方感叹自己虽有老伴，

但过得也像个单身人……

几天下来，两人逐渐熟络。一天晚上，老李一个人独酌，醉醺醺地开始与“红唇对烈酒”微信聊天，双方越聊越露骨。后来“红唇对烈酒”发起视频通话，老李随即接受。视频中出现一个40多岁的女性，不断撩拨老李“坦诚”相见，她不仅率先行动做出示范，还怂恿刺激道：“我一个女的都行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不敢的？”老李脑子一热，就做出了不雅行为。

事后，老李一方面感觉刺激，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后会被老伴发现，自作聪明地删除了相关聊天记录。他本以为这是一次艳遇，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却是噩梦。

第二天，“红唇对烈酒”给老李发来一堆他裸露的照片，上面还标注老李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威胁他转58000元到指定账户“花钱消灾”，否则就把这些猥亵照发给他的

家人及亲朋好友。

老李这才想起近年来民警经常开展的网络诈骗宣传。究竟是转钱还是报警？虽然知道遇上了诈骗，但老李想到有把柄在对方手里，十分纠结，好在最终，他还是选择了派出所。

民警了解事情来龙去脉后，告诉老李千万不能转钱，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中的“裸聊诈骗”，不法分子利用当事人担心颜面丢失、名誉受损的心理进行敲诈。一旦按照对方要求办了，非但不会消灾，还会招引无休止的威胁和勒索。

笔者在这里提醒大家：“色字头上一把刀”，网络交友要谨慎。在网络上也同样不能干这些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事；遇到诱惑，千万不能回应。此外，年轻人也要多关注独居老年人的情感和社会生活，多陪伴、多交流。老年朋友如果已经遭遇裸聊诈骗，千万不能汇款，因为这将是一个无底洞，最好及时向警方报案。

## 细解“猫儿头”

◎李斌

在崇川区和平桥街道濠阳、濠城社区联合市实验小学(南区)近日开展的“阅读城市记忆”活动中，南通知名摄影家、文化志愿者姚剑湘老人应邀为师生讲述南通人屋檐上的艺术——“猫儿头”的故事。在历史街区的平房屋檐上，有着不同形状的瓦当，民间俗称“猫儿头”。瓦当演变至今，由招帽子、猫儿头、滴水三部分组成。瓦当不仅解决了屋顶排水堵漏问题，又是房屋建筑构件中重要的工艺美术装饰物，对于社会历史学、建筑学、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

## 九旬老翁“长寿经”

◎沈晖

启东汇龙镇团结新村91岁的施秉柔老人，虽然年高岁大，却依然身板硬朗、耳聪目明。

施秉柔1993年6月从汇龙镇政府退休。他喜爱书法，常常一个人挥笔研习，甚至废寝忘食。为进一步提高水平，他又报名到老年大学书法班学习。老施的子女对父亲的兴趣爱好积极支持，不管是他日常到老年大学上课还是去外地走访名家、探讨技艺，孩子们都会抽空驱车接送。良好的家庭环境、充实的学习生活，使老人自感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，心情舒畅。

2000年秋，施秉柔被查出恶性肿瘤，但他沉着应对，经过治疗，半年后就如常生活。他学完书法，又报了政治、哲学、文学等科目继续学习，还写出了人物传记《我与老伴的风雨人生》初稿，书法作品也多次被报纸杂志采用。

老施为人和善，不发脾气，也不计较。平时稍微喝点小酒，但不吸烟、不玩牌，甜食摄入也很有节制。为了确保自己的学习与生活安排合理、有张有弛，还列出每日作息表贴在床柜上，生活多年如一日。例如每天早晨，先是闻鸡起舞，在小院里

打一阵太极拳；接着引亢高歌来一曲，放松心情，顺便练练肺活量；然后坐在客厅喝茶、收看央视《朝闻天下》，了解天下大事；看完新闻做作业——练书法；8点钟后，写作2小时。

施秉柔还积极参加公益募捐、社区卫生环境整治等公益活动。在汇龙镇离退休党支部，他自愿加入“布谷鸟”加油站，发挥特长，经常义务帮助书写对联、横幅等。他利用假日，参加社区关工会活动，关心未成年人道德品质教育。多姿多彩的活动，不仅丰富了老施的晚年生活，也助力他的延年益寿。

## 暮年“触网” 乐陶陶

◎稻香翁

退休后，我曾有好几年患上了“退休综合征”，整天无所事事，萎靡不振。在儿女的帮助下，我逐渐走出了退休的心理阴影，开始加入老年人群，又报了老年大学，倒也活得挺充实的。

我也接触过电脑，但从未独立使用过，偶尔写点小东西，也是自己用笔写在信纸上，然后让儿女打印出来，再投到报社，根本没把电脑与写稿联系起来。结果，后来发现很多老年同伴已熟练使用电脑，还能上网查找各种资料……我很羡慕，虽然我平时也偶然用智能手机上上网，但看来电脑更有利于我写文章，屏幕也比手机大得多，看起来不费力。我开始向女儿学习使用电脑和上网。

女儿担心我年纪大了学不会，我很不服气：年纪大怎么了？我买了学习资料，边学边练习，还把各种操作程序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，有空就记、练。遇到不懂的地方，马上虚心向年轻人请教——8岁的小孙女，也是我的电脑老师啦！儿子考虑我年老眼花，便给我配置了超大液晶显示屏；女儿担心我学输入法困难，就给我下载了一个“万能五笔”输入法，拼音、五笔打字可自动转换。在儿孙们的鼓励、帮助下，一个月后，我就可以自己用电脑写作、排版、传文件图片、发邮件、查资料、下载软件等。

我的作息时间开始规范起来：早饭后，坐在电脑前“写”上一篇千字文；午饭后，到附近的老友家“走访”；晚饭后，悠闲地上网浏览(我最喜欢逛一些知识类的网站)，愿意用手机就用手机、愿意用电脑就用电脑！我一字一字敲出来的文章，自己排版、自己网投，平均每月都能有十来篇见报(刊)。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铅字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更不要说每个月还能收到一两千块钱的稿费呢！

这样，我逐渐结交了全国各地近百名文友、编辑。大家组了微信群，经常交流思想、汇报成绩、切磋写作心得。另外，我还经常在网上浏览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、了解各种科学新知识，简直是“坐家日行几万里，要啥搜啥知天下”！那份愉悦，真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！

现在，我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，精神饱满、思维清晰、身体硬朗，老友和儿女们都说我是“触网而还童，老来夕阳红”！